

唐鸿棣
著



六世达赖喇嘛

天路

仓央嘉措的 འཇམ་དབྱངས་ལྷ་མོ།

心中别有珍藏。

花菱已经空空，

地上风雪茫茫。

天空没有云彩，

浮现在我心上。

只有随时的经卷，

升起酥油灯的明亮。

从那遥远的山頂上，

唐
鸿
棣
著

六世达赖喇嘛

仓央嘉措的

天路
འཕགས་ལུང་གི་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仓央嘉措的天路/唐鸿棣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321-5559-0

I. ①仓…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9162 号

责任编辑: 徐如麒

封面设计: 钱 祯

仓央嘉措的天路

唐鸿棣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97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32,000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59-0/1 • 4442 定价: 3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7780459

前 奏

蒙古族大元帝国被明王朝推翻后，成吉思汗的子孙们退回塞外。这些子孙，部族繁多。为着扩大自己的部族的生存空间，彼此间争夺、攻伐、吞并外，还四处扩张。到明末清初，先是有漠南蒙古一部，南下骚扰。经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的征战、联姻、结盟策略的多年运用，终于把漠南蒙古收服。随后，清王朝又推行盟旗制，漠南蒙古各部成为清王朝的藩属，成为最可靠的盟友。以后，在漠南蒙古北边的漠北喀尔喀蒙古，经部族长老们的商议，决定内附清王朝。最根本的理由是：清王朝与蒙古人一样，都尊奉藏传佛教，在精神上有共同信仰，共同语言。于是，漠北蒙古与清王朝建立了“九白之贡”（进贡一头白骆驼、八匹白马）的朝贡关系，并也成为清王朝的藩属。

居牧在阿勒泰山以西的漠西蒙古，又称额鲁特蒙古。它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其中，准噶尔部最强势，它把大部分土尔扈特部挤压到伏尔加河流域，又吞并了杜尔伯特部和部分和硕特部，称雄新疆北部地区。但它仍不满足，那颇具眼光的老汗王东觑漠南、漠北蒙古，南窥青、藏。他先是南逼，把居牧在焉耆、库尔勒、乌沙克塔勒、珠勒都斯、库车一带的和硕特部逼进青海；继又派出年轻的噶尔丹到拉萨布达拉宫，跟五世达赖喇嘛学佛法，想借助黄教格鲁派的威望，抬高准噶尔部在整个蒙古族人中的威望与地位。在拉萨，噶尔丹成了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的弟子，而刚任命为第巴的十六岁的桑结嘉措，成了他的同门师兄，虽然年

龄比噶尔丹小。

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狗年,即康熙 21 年(公元 1682 年),五世达赖喇嘛脱绁,享年 65 岁。颇有心计的第巴桑结嘉措顾及西藏形势,为维护格鲁派的地位,匿不发表,对外谎称五世闭关。因“闭关”,也不再授业噶尔丹。极具野心的噶尔丹返回准噶尔后,阴谋害死了老汗王,又凭着自己是五世达赖的弟子,登上了汗位。康熙 24 年(公元 1685 年),噶尔丹以入贡为名,到京师探听虚实。三年后,东侵漠北喀尔喀部。察珲多尔济率众抵抗,失败,避逃漠南,向康熙皇帝求助。清廷放粮赈助,又给以牧地,赡养求助的牧民。

噶尔丹东侵得益后,没有收手,对清王朝发出的警告没理睬。在康熙 29 年夏,又掠夺喀尔喀,侵犯乌珠穆沁。康熙皇帝决定征讨,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子胤禩副之,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为安远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副之,出喜峰口。八月,抚远大将军福全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今内蒙古乌兰布统,与河北省国家森林公园木兰围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红松洼草原交界)。康熙 30 年(公元 1691 年),皇帝驾临距乌兰布通不到一百公里的多罗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召集蒙古各部王公,观礼阅兵式;又下令在多罗诺尔修建汇宗寺,亲撰碑文,树立寺内,以记功德。

康熙 35 年,皇帝第二次亲征,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南五十公里处)。康熙 36 年二月,皇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又大败,服毒自杀。噶尔丹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接管准噶尔部后,于康熙 37 年正月,告发第巴桑结嘉措隐匿五世达赖丧情,并称第巴桑结嘉措“斥班禅‘扎什伦布寺的洛桑益希喇嘛’而自尊”。策妄阿拉布坦又自告奋勇,欲领兵进藏,讨伐第巴匿丧之罪。而驻留在西藏的和硕特部达赖汗、拉藏鲁白父子对此亦另有图谋。一时间,雪域高原上空,风云翻卷。在这翻卷的风云下,催生出了六世达赖喇嘛的爱情故事与悲剧、神秘的一生。

中国西藏喜马拉雅山东段南麓的藏南地区,在元、明、清三个王朝时,包括门域(清朝史籍写成为门隅)、洛(珞)域二地。门域主要居住着门巴族人,洛(珞)域主要居住着珞巴族人。这两族人有自己的土语方言,但在更广泛的社会交往中通用藏语。有人泛指这二地时,联在一起说,转音为“门拉洛域松”。但不管怎么写,怎么叫,史书记载为门域(门隅)、洛域(珞域)是确凿的,而且这里二地一直居住着会说藏语的门巴族人与珞巴族人,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中国元、明王朝时,这里属札由万户(有史书记音为“着由万户”)管辖。明末至清代时,归西藏山南的扞磋纳宗(即错拉宗)管辖。扞磋纳宗(错拉宗)的首府在错拉,为现今错那县治,这些,也还是千真万确的。

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猪年(公元1683年)三月一日,也即康熙22年正月十六这天,在毗邻布噜克巴(今不丹国)的门隅达旺地区,邻近乌金凌寺的一个小村落的一个赤贫家庭里,巫师兼接生婆的珠玛正忙碌着。她先是往外屋的火塘里添加了几块干牛粪并,几根干树枝,把火烧得旺旺的,让架在锅庄上瓦罐里的水尽快地热起来。接着,又在吉祥天母像前举行了称之为“旁式”的祭神仪式。然后,来到里屋产妇旁忙起来。

她经验丰富,这乌金凌寺周围村落里十来岁以内的孩子,哪个不是她接生的!她来到产妇床前——其实也不是什么床,只是高出地面三十公分左右的地铺。躺在床上的产妇次旺拉姆,不住地哼哼着,间或发出一二声

痛苦的喊叫。

一旁的珠玛安慰着这位年近三十的产妇：

“放松些，不要紧张。没事的。”

她用左手轻轻地在产妇的大肚腹上来回按摩着，又鼓励似地说：

“深吸一口气，用力屏。再深吸一口气，用力屏，再用些力。”

她又不忘记对在外屋的扎喜丹增作交代：“在木盆里准备好温热水，随时待命。”

次旺拉姆的哼哼声没了，代替而来的是一阵又一阵的“啊——，啊——”的喊叫声。珠玛在一旁鼓励着、指导着：

“吸足一口气，用力屏住。屏，屏。”

次旺拉姆在急促地呼吸几下后，长长地、深深地吸足了一口气，声嘶力竭地发出一阵长长的“啊”声。

突然，石破天惊似的“哇——，哇——”的新生婴儿的哭声，把屋角墙上的一块泥巴都震落了。哭声传出屋子，哭声在小村子，在乌金凌寺上空回荡。

珠玛干净利落地结扎好脐带，洗净了婴儿的头、脸、鼻、耳、嘴与身子后，包裹起来，放到次旺拉姆的枕头边，兴奋地说：

“是个带把的。”接着，她又为产妇做产后的卫生与护理工作。

在外屋的年近五十的扎西丹增听到“是个带把的”，分外激动：“从今后，我们宁玛世家有了传人了。”他跪伏在吉祥天母像前，又嘟嘟地说着：“感谢赐我儿子，感谢保佑母子平安。”

石破天惊似的“哇——，哇——”的洪亮哭声，吸引来了小村的男女老少。在这个早春的清晨，听到今年第一个新生婴儿的哭声，多吉祥啊！多好啊！这哭声直往耳朵里钻，这吉祥、这希望，也直往心里装。大家围在扎西丹增的家门口，乱哄哄地向扎西丹增表示祝贺。

一个戴着“八拉嘎”帽的老人说：“扎西丹增，你四十好几，得了个儿子，福分不小啊！”

“我们门巴族人又多了条汉子啦！”一个中年男人说。

一个在袍子外反披上小牛皮的中年妇女说：“扎西丹增，你家小子长大了，是继续信红教（宁玛派），还是信黄教（格鲁派）？”

这一问，引来了七嘴八舌的议论：

“信红教好，可以当喇嘛，也可以结婚生孩子。”

“现在黄教势力大，你不信也得信。”

“信了黄教，不当喇嘛没什么。当了喇嘛可……我们门巴族人更少了。”

对这些问题，扎西丹增想都没想过。有了儿子的激动与喜悦，取代了一切。他现在想的是快些到妻子次旺拉姆身旁去，看看母子俩。

在嘈杂的欣喜的议论声中，忽然有人惊呼起来：

“啊！看啊，看啊！你们看，东方的天空有条彩虹。”

众人的兴奋点与注意力，一下子被这惊呼声吸引过去。大家抬头望去，在东方的天空，果然有道彩虹南北方向驾起。有人感到奇怪：这半圆形的彩虹下的中心，怎么有个明亮的太阳？在它水平方向的彩虹南北两边环上，还有两个小太阳？众人一下子被这奇异的天象惊呆了。先是寂静一片，悄然无声。接着，又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啧啧！三个太阳。”

“奇怪了，从来没见过。”

“平措扎西大爷，您老快七十岁了，以前见到过吗？”那平措扎西大爷直摇晃着头。

“三个太阳。这是什么兆头啊？”有人问着。

那乌金凌寺的大喇嘛也被惊动了。他先是被新生婴儿的哭声惊动，以后被人们的惊呼声惊动，现在又被眼见到的奇异天象惊异。他漫步走出寺门，走向聚集着许多村民的扎西丹增家门前的旷地。在又听到几声婴儿的洪亮的哭声时，不禁双手合十，口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议论纷纷的人们见寺庙的大喇嘛来了，一下子静了下来，分列两边，让出中间的通道，个个弯腰俯首致礼。大喇嘛没对谁打招呼，径直走到扎西丹增面前，破天荒地俯首致礼。慌得扎西丹增赶紧弯腰，双手合十，俯首低过膝盖。屋内又传出两声“哇——，哇——”的婴儿哭声。扎西丹增把大喇嘛请进屋，珠玛把新生儿抱了出来。大喇嘛把手轻轻地在小脑袋上按了按，口中念着什么。

婴儿停止了哭声，安静了下来。

大喇嘛跨出扎西丹增家门槛。聚在旷地上的村民们还在议论着什么。有胆大的请教大喇嘛：

“彩虹与三个太阳，是怎么回事？”

大喇嘛以一种虔诚、恭敬的神情回答：“天生异象，贵人降临。”说罢，朝乌金凌寺走回去。

村民们又议论起来，但转移了议题：天生异象，贵人降临。这贵人在哪？是谁啊？

有的人往村口望去，有的朝远处山路上、泥路上望去，还有人团团转着，从四处搜寻。哪来的贵人？没有人来啊！

人丛中，一个老者说：“贵人降临，——我知道啦！两个小太阳，中间一个大太阳。夫妻两个生下了一个娃娃。不，是个贵人，是个大太阳。扎西丹增，我恭喜你啦！贵人降临，你们以后辉煌哪！扎西德勒。”说着，他把腰弯了下去。

听了老者的话，村民们都明白了过来，也明白了大喇嘛怎么会向扎西丹增行礼。于是，众人又乱哄哄地向扎西丹增祝贺道喜：扎西德勒！扎西德勒！声声连续不断。

天生异象，三日同辉，扎西丹增家喜得贵子……

这些信息像春天的鸟儿，四处飞翔，在达旺传开，在门隅地区传开，在山南错拉宗传开。

一个月后，扎西丹增、次旺拉姆夫妇俩抱着奶名叫阿旺诺布的婴儿，来到乌金凌寺，请大喇嘛摩顶赐福。大喇嘛给孩子取了个大名——阿旺却扎嘉措。这个阿旺却扎嘉措，就是我们小说的主人公，后来的六世达赖喇嘛——洛桑仁钦仓央嘉措。

从乌金凌寺回到家，次旺拉姆喂完奶后，舍不得放下孩子，仍不时地往怀抱中的孩子额头上亲吻着。她那幸福的目光，始终停留在孩子的脸上。她发现有几丝头发从孩子的耳窝边沾上了小眼皮，就用手指尖小心地、轻轻地拨弄下来，又把它往孩子的耳后轻轻地抹过去。不知怎地，像珍珠散落，她的泪珠儿掉了下来，有二颗落在了阿旺诺布微微张开的小嘴唇上。阿旺诺布本能地吮吸了起来。

次旺拉姆怎么掉泪了？是幸福得哭了，还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在一

旁的扎西丹增有些不安了。

他在屋内踱步思忖：是啊，多了个孩子，家里也多了张嘴啦，日子更要艰难啦！贵人降临……降临了，贵不起来啊！生不逢时啊，要是早生在我四、五十年前，就贵啦！不，也不一定贵，我就没贵啊，反而是穷困潦倒了大半辈子。他不由想起了祖辈及自己的坎坷命运……

藏历第十一饶迥火鼠年（公元1636年），也即清太宗（皇太极）崇德元年，信奉黄教格鲁派的蒙古和硕特部之一部，在哈尼诺颜的第四个儿子——图鲁拜琥的率领下，进入了青海后，与西藏的黄教格鲁派建立了联系，并很快参与进一场宗教斗争。这一年，他化装成一个香客到了拉萨，会见了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与黄教领袖人物罗桑却吉坚赞（即四世班禅），双方建立了军事与宗教间的政治联盟。

原来，藏传佛教，有着众多的派别。各教派为着自己的生存、发展、壮大，往往与地方部族势力，或者与政治势力、政权机构，建立联系。而部族势力、政治势力、政权机构也凭借与教派的联系，加强与巩固自己的统治，双方形成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的联盟关系。而在西藏之外的，分布于新疆、蒙古、青海地区的一些蒙古部族军事势力，也为着扩张地盘、壮大声势，与西藏的相关教派建立联系或联盟。明朝万历6年（公元1578年），黄教格鲁派领袖索朗嘉措（即三世达赖喇嘛）应邀，与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在青海湖东的仰华寺会晤。俺答汗学着明朝皇帝的样，赠送索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名号。索朗嘉措也回赠俺答汗为“转轮王彻辰汗”称号，并在蒙古部族里宣讲黄教教义，布道弘法。索朗嘉措又与明王朝取得联系。万历14年，在俺答汗葬礼举行时，皇帝遣特使封索朗嘉措为执金刚。翌年，在应召赴京途中，索朗嘉措病歿。万历16年（公元1588年），俺答汗之孙、苏密尔之子——云丹嘉措——出生，被蒙古土默特部认定为三世达赖喇嘛索朗嘉措的转世灵童。万历30年（公元1602年），在土默特部蒙古军队的护送下，进西藏学经、坐床。翌年，到达拉萨。由此，黄教格鲁派有了个蒙古族人的精神领袖，格鲁派也有了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

再说，从元朝到明朝，受中央政府支持与管辖的西藏地方帕竹政权，后来陷于内斗。仁蚌巴从帕竹政权中分裂出来，占据了日喀则，与在拉萨、山南等地区的帕竹政权并立。西藏有了两大政治势力圈。藏历第九饶迥木

牛年,明嘉靖44年(公元1565年),仁蚌巴的家臣辛夏巴才旦多吉,联合一些封建领主,又推翻了仁蚌巴政权取而代之,自称“藏堆杰波”(后藏上部之王,即藏巴汗)。以后,几度争斗、征战,藏巴汗势力东扩至拉萨、山南的帕竹政治势力圈。

藏历第十饶迥火龙年(公元1616年),明朝派使臣封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为“普持金刚佛”,并邀他进京。云丹嘉措应允,但不幸于年底在哲蚌寺圆寂。蒙古喀尔喀部闻悉,认为是被害死的,并宣称欲为其报仇。翌年,进兵西藏,与藏巴汗交兵,先捷后败。尊奉噶玛噶举派(白教噶举派的一个分支)的藏巴汗平措朗杰,又于下一年七月,攻破并血洗格鲁派的哲蚌寺、色拉寺,五千多名僧俗丧生,黄教领袖罗桑却吉坚赞(即四世班禅)逃往阿里避难。而哲蚌、色拉二寺的大量珍宝,也被劫掠。

藏巴汗平措朗杰加强了对黄教格鲁派的打击。他在先前,怀疑罗桑却吉坚赞在诅咒他,致使自己身体多病,因而在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圆寂后:不准寻访转世灵童;禁止格鲁派僧人参加每年举行的祈愿大法会;还强迫格鲁派寺院改宗噶玛噶举派;规定格鲁派僧人遇到噶玛噶举派僧人,必须让路、致敬……

受打压的黄教格鲁派向青海的蒙古势力求援。青海土默特部于藏历第十饶迥金鸡年(公元1621年)再次入藏攻击藏巴汗军队。平措朗杰病逝,其子丹迥旺布接藏巴汗位。蒙古土默特部大败藏巴汗,将藏巴汗残部困于拉萨药王山。后经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调解,丹迥旺布被迫同意:交出抢占的哲蚌寺色拉寺的庄园;恢复格鲁派寺院;退出拉萨河下游地区,交还给格鲁派管理辖;收回不准达赖转世的成命。

格鲁派这边,在罗桑却吉坚赞主持下,经哲蚌寺上层喇嘛与蒙古土默特部“拉尊”(出生王族的僧人)的协商,确定出生于山南琼洁巴家族中的罗桑嘉措为转世灵童,并于藏历第十饶迥水猪年(公元1623年)迎入哲蚌寺坐床,是为五世达赖喇嘛。

但此后斗争并未结束。与藏巴汗一样信仰白教噶举派的漠北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与察哈尔部林丹汗联手,南下青海,征服了土默特部,又联络藏巴汗,派兵入藏,冀图消灭黄教。此时,正东进青海的信奉黄教格鲁派的和硕特部图鲁拜琥(曾于藏历第十饶迥火马年,公元1606年,被喀尔喀

汗王授予大国师印,因而又称国师汗。转音为固始汗,《清史稿》记为顾实汗),乘林丹汗病死,擒杀了却图汗,消灭了青海喀尔喀部。顾实汗图鲁拜琥又化装成香客,秘密进入拉萨,与黄教领袖会面,并赠送了大量黄金。双方互赠名号,建立了政治联盟,并商定了消灭藏巴汗的计划。返回青海后,图鲁拜琥先消灭了暗结藏巴汗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的势力,又于藏历第十一饶迥金蛇年(公元1641年)率军入藏。第二年,攻陷日喀则,后又处死藏巴汗丹迥旺布。

取得胜利的顾实汗图鲁拜琥,邀达赖等黄教领袖到日喀则相会,赠以大量财宝,又把卫藏的经济与财税大权交给格鲁派。以后又与格鲁派在哲蚌寺甘丹颇章殿谋划和成立了西藏地方甘丹颇章政权。而顾实汗图鲁拜琥则长期驻牧青藏——八个旗的蒙古军队驻留西藏达木(当雄)地区,由其长子达延统领;他的其余九个儿子的军队,分驻青海、康区。

藏历第十一饶迥木鸡年(公元1645年),图鲁拜琥赠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尊号。三年后,清顺治皇帝封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以“金刚上师”名号。

藏历第十一饶迥水龙年、顺治9年,应皇帝之邀,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驻锡北京黄寺。翌年返藏行至代噶,皇帝遣使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金册金印。这年,皇帝封图鲁拜琥为“遵行文义敏慧国师汗”(《清史稿》记为顾实汗),也赐金册金印。

但,青藏地区的这次教派与蒙古势力的统治权的更迭,并非是和平进行的,而是在高烈度的对抗和流血冲突中实行的。支持藏巴汗的地方首领、部族力量,与噶玛噶举派寺院,对和硕特部蒙古势力与格鲁派,进行了强烈的抵抗。先是在日喀则被攻陷、藏巴汗被处死那年,工布地区噶举派僧人暴动,四处出击,毁灭格鲁派寺院,烧死格鲁派僧人五百多人。暴乱又蔓延到各处。顾实汗图鲁拜琥派出数路蒙古骑兵四出镇压。其儿子达赖汗镇压了工布及山南地区的反抗者,帮格鲁派摧毁各地噶玛噶举派寺院。也强迫僧人改宗,在所有噶玛噶举派僧人手上打上印记,交格鲁派寺院管制。而抵抗势力并未停止,并向南窜。凡遇上格鲁派寺院、不与噶玛噶举派联手的教派的寺庙及信众名门,一概纵火焚之……

陷入长长历史回忆中的扎西丹增,清楚记得自己八岁那年的一个晚饭

后，一群兵士包括十来个喇嘛，举着火把，呼啸着冲进家门，把众多人员关进一室后，又四处点火，顿时烟雾腾起，火光冲天，哭声嘶哑……一个红教宁玛教白玛岭巴世家就这么毁了。那时，扎西丹增正与姐姐玩躲猫猫游戏，躲进院角落的杂物屋里，逃过了这一劫。待到放火者离去，姐弟俩从杂物屋出来，只见昔日的家园，烟薰火燎，焦木残壁，灰烬成堆。父母亲人等等，俱葬身火海。面对如此变故，如此惨状，姐弟俩抱头大哭。以后，从废墟里捡拾出一些零散什物，栖身在杂物屋内。从此，往日显赫的白玛岭巴世家，坠入困顿。迫于生计，姐姐远嫁给一个守财型的苯教徒。

到了十岁那年，弟弟曾投亲于姐姐，但被姐夫赶了出来。无奈的扎西丹增只得替人放牧、打工度日。时日荏苒，三十年过去，扎西丹增想起了父母，想起了姐姐，他又造访姐夫家。姐夫见他衣衫不整，满身尘垢，以为是来借钱，二话不说，连连摇手，把他推出门外。扎西丹增此来只想告诉姐姐，想做个仪式，祭奠一下父母，告慰在坛城的父母亡灵。未料遭到如此冷遇，便哭着离去，像个流浪汉那样，流浪到了山南夏日错的派嘎，替人打工度日。

派嘎这个村子里有位叫次旺拉姆的姑娘，见扎西丹增仪表不凡，又勤劳刻苦，心生暗慕。但见他终日里埋头干活，不苟言笑，眉宇间露着忧苦，因而甚是关切。一天，她鼓起勇气，问道：

“扎西大哥，你因何整天闷闷不乐？家在何处？家里还有什么人？”

多少年来，扎西丹增的心事从未有人探问过，现在有个姑娘来探问，扎西丹增的心房一下子被打开，春风吹了进来，阳光照了进来。他原原本本地倾诉了自己的身世、家庭。

次旺拉姆安慰着说：

“扎西大哥，天上的乌云会吹散，心中的愁苦会过去。冰雪消融之后，八瓣花会遍地开放。你勤劳、坚韧、善良，只要心中有个念想，我们会有美好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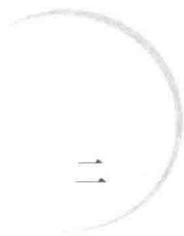
扎西丹增听了，只当一阵春风吹过。但在后来的几天里，他反复回味“只要心中有个念想，我们会有美好的明天”这句话，觉得此言不同一般，其味悠长。于是，他遇到次旺拉姆时，不再沉默不语，开始没话找话。一天天过去，一月月过去，彼此间果然有了念想，彼此都渴望着有更多的接触。日

复一日，月复一月，彼此间也生出感情。他们终于想着，要一起创造美好的明天。

次旺拉姆的哥哥知道了妹妹要嫁人，对妹妹说：“扎西丹增连个家也没有，聘礼也没有。”但妹妹坚持着。以后，在次旺拉姆哥哥的逼迫下，扎西丹增把身边的积蓄交给了次旺拉姆的哥哥，带了次旺拉姆离开派嘎，沿着娘江曲南行，来到门隅达旺地区的乌金凌寺边的小村子落了户……

“从工布到派嘎，又从派嘎到乌金凌寺，人生多艰难啊！”扎西丹增想着想着，感叹得出了声。抱着阿旺诺布的次旺拉姆，似乎也想起了过去的坎坷人生，禁不住又滴落下一串泪珠。

“贵人降临？我宁愿他是个普通的孩子，避免我们白玛岭巴家族命运的重演。”扎西丹增自言自语地说着。次旺拉姆听了，有些惊慌：“不会吧？”她内心不无担忧，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太阳每天从达旺寺顶上经过，也从乌金凌寺上空经过。阿旺诺布也天天追逐着太阳长大。

扎西丹增夫妇俩是舐犊情深：不管一天的活干得有多累，只要回家看到小阿旺，一身的疲劳就会无影无踪，又是抱又是亲，把个小阿旺直逗得“格格、格格”地笑。有时逗过了头，反倒把孩子逗哭了。而此时，次旺拉姆会埋怨上几句，把小阿旺抢过来，替他抹去眼泪，哄着他，安慰他，把奶头塞进他嘴里，不管有没有乳汁。小阿旺是她俩爱情的结晶，更是她俩以后的希望，怎么能不珍爱呢？因此，夫妇俩每逢早上出门干活前和晚上干完活回到家，都要在佛像前祷告一番：保佑一家平安，保佑小阿旺健康成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夏季的一天下午，一场暴雨突降达旺地区。说那雨，像瓢泼，像倾盆，都不为过。瞬息之间，风挟雨势，席卷旷野，雨借风威，狂砸猛打。人与牲畜，眼睁不开，腿迈不开。山坡上砂石松动，树木倾斜。转眼之间，山体滑坡，形成的巨大的泥石流，阻住了扎西丹增与他放牧的牛羊的归路。不幸的是，有两头羊被泥石流卷走，扎西丹增拼命寻找，也不见其踪影，或许是被泥石流淹埋了。浑身湿透的扎西丹增，绕了好多的路，直到夜间才把牛羊赶回领主的庄园。庄园主见少了两头羊，责备有加，宣布扣去半年的报酬。扎西丹增求情道：“你我都是宁玛教信徒，念在我们都是莲花生……”

话未说完，庄园主发着怒说：“别拿你祖上是宁玛教世家的荣耀来炫耀。再说，我不是宁玛派。我们是河水不犯井水，两不相干。”接着，又以教训的口吻说：

“你祖上是很有名，阔得很。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现在……现在把我两头羊搞没了，就得赔我的损失，扣你半年的报酬是轻的。”

扎西丹增苦苦哀求：“家里添了个嗷嗷待哺的幼儿，罚重了，没法养家了。”庄园主转过身去，不为所动。

扎西丹增见哀求无用，从地上爬起来。由于下午被淋了个透，现在是夜晚，身上的湿衣虽然干了，但已着了凉，感冒了。几个喷嚏后，一阵咳嗽，一口痰涌了上来。正欲跨出庄园门的扎西丹增，“吐”地一口，把痰吐在地上，又说了句：

“太阳不会从西边出来，恶狼总把羊来伤害。”

一个守门的庄丁听了，进去报告了庄园主。庄园主命庄丁把扎西丹增抓回来，恶狠狠地责问：

“你说，谁是恶狼？你竟敢骂我是恶狼！”说罢，命庄丁把扎西丹增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还让庄丁取来牛粪，往扎西丹增口里塞，咆哮着：

“我让你骂！让你满口吐粪！”

这一夜，回到家里的扎西丹增，又是呕吐，又是咳喘，还咳出了鲜血。下半夜发起了高烧，病倒了。清晨，次拉旺姆赶到乌金凌寺，点了酥油灯，要来了神水，让扎西丹增喝了。五天后，扎西丹增起了床。但他明显地消瘦了许多，背也弯了许多，喘咳也更加频繁了。

光阴荏苒，小阿旺已经两岁半了。这年秋季的一天，小阿旺正独自在家门外的旷场的大树下玩耍。那双稚嫩的手臂环抱着一株樟树，两脚圈住树身，学着大孩子爬树的动作。也许是动作不得要领，也许力气太小，双脚刚要往上移，身体已失去重心，“啪嗒”一声响，人已一屁股跌在地上。他没有气馁，翻身站起，又双手环抱树身，双脚勾住树根，身子往上一冲，满以为能爬上去点了，可冲劲过后，人还停在原来的高度。这次他小心了，紧紧搂抱住树身，两只脚不停地勾呀，蹭呀，可始终上不来劲。小手臂撑不住了，没力气了，手一松，又是“啪嗒”一声，跌落在地上。他站起身，学着大人样，拍了拍衣裤上的泥灰，又抱住了树身。这当儿，他发觉身后来了人。仰头

一看，原来是两位喇嘛，一个是乌金凌寺的大喇嘛，自己见到过，另一个则不认得了。

只听见大喇嘛说：“就是这一位。”

那陌生的喇嘛是个中年人，他弯下腰，和颜悦色地问小阿旺：“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小阿旺一点也不怯生，响亮地回答道：“我两岁半啦！我叫阿旺诺布，阿爸阿妈有时候叫我普琼，有时候叫我小阿旺。大名叫阿旺却扎嘉措。”

陌生的中年喇嘛高兴地说：“你也叫上了‘嘉措’？”一边点着头，一边又问：“你家在哪？家里还有谁？”

小阿旺小手一指旁边的矮屋，“喏，这就是我家。我阿爸在家。”

“能到你家看看吗？”中年喇嘛征询地问。

“好啊！”小阿旺快乐地回答，并学着大人的样，弯着腰，用手做了个“请”的动作。中年喇嘛非常高兴，做了个“请引路”的手势。小阿旺一蹦一跳地引领两位喇嘛到了家门口。

“爸拉，爸拉，有客人来啦！”

“阿旺，是哪来的客人啊？”里屋传来嘶哑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喘咳声。扎西丹增现在体质很差，早已不能干累活了，现在病在家里休息。听说有客人来，他下了床，趿着鞋，趑趄趑趄地走出里屋，一边干咳着。见是两位喇嘛光临，他感到极其意外与惊奇，赶紧弯下本就弓着背的腰，致以敬礼。乌金凌寺大喇嘛示意扎西丹增不必多礼，让他坐下。在喇嘛面前，他哪敢坐下。屋内没有更多的椅凳，一旁的小阿旺很老练地招呼：“两位大师请坐。”

中年喇嘛见了，更为高兴，对扎西丹增说：

“听说你家孩子又聪明又正气，今日见了，果真如此。”他转过脸，又对小阿旺说：

“我这皮袋里有好多玩的，还有好吃的。你喜欢什么？”说罢，一件一件取出来，摆在桌上：木马、木牛、花花绿绿的毛编的玩偶、几颗极罕见的糖果、红绿宝石、一块银子、黄灿灿的铜铃、两本经书……让人眼花缭乱。

中年喇嘛见小阿旺盯着桌面上这许多物件，目不转睛，补了一句：“阿旺却扎嘉措，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